



开封文化丛书

宋朝暖水瓶

赵中森 著



河



开封文化丛书

宋朝暖水瓶

赵中森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朝暖水瓶/赵中森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649-0523-1

(开封文化丛书)

I. ①宋…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5306 号

责任编辑 谢景和

封面题签 王刘纯

责任校对 谢 廓

封底篆刻 刘广祥

封面设计 吕 玮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 hupress. 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16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刘 恪

我在东京的苹果园贩卖那些现代性的果品，一不小心脚下便可能踏出大宋子遗的古物。某个春天我终于看到了大宋砖墙瓦缝里伸出一些长满文字的绿叶，中森称它为“被埋藏的体验”，他让那些书页散发出迷人的光芒。我在河南大学第一个捕捉到带有生命体验的文字，就是从他的骨缝里吹出来的，好作家，开封一位真正的作家。那年市里组织了一次如何推介汴梁文化的座谈会，我不遗余力地鼓吹了他。此后，我借各种机会推介，一个地方的文化不在别人手里，而是在他们那块土地上长出来的作家的体验中。

果然被我言中，中森一段时间在报纸上连续推出了他的系列文化记忆：《茶余集》。这个称谓是那么恰如其分，但略带一点自轻。我说，千万别小看它了，过去的孟元老记下的那些残片断简式的东京物事，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几百年后是供人考证古城子民生活状态的利器，是他真正用文字写出了一本“清明上河图”；你扩大篇幅，延伸时段，在不同空间里搜寻，写上两三百篇文字，争取超过孟元老。中森没吭声走了，一年多后便拿出了这样一本书：笔调依旧简洁隽永，那些特有的体验中略带感伤，但仍不失锐利诙谐；我唯一不解的是他还含有浓厚的

政治文化情结，但我没点破，怕影响他的发挥。把刀磨得更锋利一些吧，剜一块骨肉，每一滴血都是那么饱满而沉重。他为什么现在选择这一怀旧主题呢？我希望这和作者的年龄没什么关系，而仅仅是文化与审美的元素，仅仅在于它切中了一个现代性问题。前者会让我慨叹出人生许许多多的失落，后者便更让我看出了一个老作者的追求，或者说是一个文化工作者的地下勘探，让那些历史的宝物浮出水面。

中森，宝刀未老。

中森的文化记是从童年的生活情趣里长出来的，古老的城墙，纵横的街巷，北门抵黄河古道，陈桥兵变的声音依然盖过河道；南门至朱仙镇，岳飞横刀立马；东门，达山东水泊梁山，大宋把许多人都送往一条反叛之路，林冲、鲁智深、杨志……与历史掌故相关的器物，锈迹斑斑，也许就是那些把耻辱钉在门墙上的铁骨钉。谁在说话？明清遗民的絮叨，市井民间的闲话，当革命也成为历史了的时候，现代人开始了一句顶一万句……中森，今天手握洛阳铲开启一篇文化宝物，与实物有不同，他记录的是话语，是文化符号。人们被今天的万花筒式的生活迷失了眼，在急功近利中无法看清历史幽暗的门楣。我断言：它是一部新东京梦华录。其意义可抵上那巍峨的大梁门，或者那琳琅满目的御街，用黄河那般发出惊涛裂岸的声音。今天的光线也许更明媚了，可近视眼多了，他们很难看清这些透出古老韵味的文字，他们没想到错漏的价值也许千百年之后可由新一代文化人才能看清它宝贵的内涵。

中森说话了，是呼吁，也是请求，我们这些草民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我们的文化；他叙事，也感叹着，有恬淡的忧伤，又是时不我予的挽歌——每个人生产于母腹，走进的却是时代社

会，有政治的链锁，亦有文化的光环，曲近衷肠地话说包公，并把他称之为包公文化，谁曾会想到越是呼吁清明廉洁的公众形象越能证明那里的贪污腐败。在浓厚的意识形态里寻找古朴遗风，古城今日安在？大河东流去，不闻浪涛声。

子立长川叹逝波。每个人都可以反思历史，每个人也都可以感叹人生。在一条时间的地平线上，一端瞭望未来，将来有理想吗？安知它又不成为历史遗迹；一端四瞥怀旧，所有美好的东西流逝了，傻瓜才不珍惜今天呢。可是，现实太严酷了。它埋藏的不是中森的体验，而是一代抑或若干代人共同的情怀。在爱恨交加的东京，什么是欲望的金苹果？怀旧便成了一剂治病的良药，他不仅是企图挽回那些已经流逝了的东西，在怀乡病的城廓看风云变幻，中森立足的时空便是现代性。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中说：“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去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确立了跨越了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现代性与怀旧这个双重影像如此矛盾地纠结。中森今天为什么怀旧呢？难道只有找寻遗迹才能确证现代化的意义，又抑或，那些令人怀念的旧物丢失了我们非用经典文物方式才能签名。所谓物是人非，道德流逝仅在其次。我们要考证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变迁。于是中森有了一种飞升的记忆在高度旋转的陀螺里呈抛物线离散，但核心又不离开那个土地上的欧几米德点，马上就可以追踪东京的河水与湖泊的源头。河道何以改变，它们流向哪里？开封的绿荫大树又在何处？难道那些精美的陶瓷也同黄沙一样会飞吗？谁来给新娘开绞，何人西窗共剪烛？赫赫有名的大相国寺居然靠金钱守门，俗人与高僧均不得入内。是人心不古？还是

那些丢失的东西均属非道德存在？难道我们必须扬弃那些文化产品才能确证我们的精神家园在何处？是日暮乡关的旧址，还是朝霞浸染的新都？谁来回答！我们的身体与精神到底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悖论之中呢？

怀旧，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现代性的文化批判。

中森所写的可以叫文化随笔，文类依旧可以叫笔记体，写法上可以叙事，可描写，议论并抒情并用，怀古与论今并发，自由活泼，纵情感怀。看似浅近真白，而实际胸有丘壑，把文人个性寓于简介的叙事之中。普天下的作家文人，充其量不过是社会屋檐下的代笔人，这是指功能，当你看了“剃头挑子——一头热”时心里不免涌起文人式的凄凉。那个叫李子培的人何等高雅，也只有中森为他敲响锣声。一种民间风俗丧失了我们可以叫进步，让所有风俗丧失了我们就改朝换代，如果所有风俗连一点痕迹也没有了，表明一种生活方式绝灭了。这表明人们的地域情怀也灭亡了，所有人都单一化，类化了。人失去地域的丰富多彩，他内心的水井也就枯竭了。一旦人们向过去要审美的东西，今天的危机也就深重了。因而中森今天钩沉出种种民间文化风俗作为人们显示的审美怀念，他的笔便完成了一种文化现代性的批判。

说到中森的为人，又是我心中的一张文化名片。文人雅士这个词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也许略带反讽，我却是敬重有加。他一身行头总是洁白高雅居多，让身体自己也归入一种文化，板直而徐行，从容论道，声音压低而总是铿锵共鸣，我忆想他年轻时准是个风流才子，会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那种，但更多听闻中的中森却是同上司叫板，绝不妥协！我还没听说过谁冲冠一怒撕毁人生所有的通行证，他却敢把那些红色碎片置之于地扬

长而去，视名利如粪土。

前天，中森、占春我们三人逛书店，他挑了几本书，结价 30 余元，柜台无法找零，由占春代出。复一日，他从城西跑到城东将 30 元钱送之书店，让店员把钱转给占春，我和占春哑然失笑。他的名言是书钱不能欠，可他没想过跑一趟得两三个小时，好朋友若太计较金钱与道德的关系那不太累了吗？当然今天贪朋友之利的人蔚然成了新时尚，谓之：宰熟。那又是一种令人胆寒齿冷。怀旧，让他总去挂念昔日的朋友，他会专程去看看牛汉诗人、蓝蓝诗人，认真地去拜访周海婴先生。我总担心某天我在北京的居所里，有人轻轻地敲门，中森自天而降，刘恪，我给你送书签来了（中森制作书签一绝）。这就像我的农民朋友王与渫，让我从乡下扛一袋棉被回京送给身价过亿的叶子女士。我做了故事不愿让中森再做故事，但人世间所有的微妙都在个中的故事里。

中森，下次来时，顺便把《宋朝暖水瓶》送一本吧。

2010 年 6 月 9 日于苹果园河南大学寓室

目 录

序	刘 恪(1)
---------	--------

人民会场的鸽子

老街	(3)
城市音乐	(6)
山货店	(8)
石桥口	(10)
人民会场的鸽子	(12)
窗上的洞口	(14)
鹅鹅鹅	(16)
会唱戏的砖	(18)
都市羊群	(20)
看树者	(22)
开封汤锅	(24)
纳凉	(27)
铃声	(29)
卖水	(31)
水井	(33)
扫雪	(37)
相国寺	(39)

蚊帐里的老蜓	(41)
西南城坡	(43)
小楼昨夜	(45)
马路书法家	(48)
城堞下的舞台	(50)
胡同若菊	(52)
开封城墙	(54)
城市咖啡	(56)
百货公司	(59)
婴儿车往事	(61)
蛤蟆跟斗	(63)
新华楼	(65)
公交车	(68)
惠济河	(71)
插草记	(74)
古玩记	(76)
石头记	(79)
大火记	(81)
如厕记	(83)
中山装	(86)
电线杆	(88)
鬼市	(90)
五毒	(93)
附：昆虫祭	(94)
梁园	(97)
烟花	(99)

宋朝暖水瓶

打苏	(105)
开绞	(108)
八斤	(110)
人物	(112)
随礼	(114)
叫魂	(116)
书场	(118)
扇趣	(120)
糊盒	(122)
纸盆	(124)
床上	(126)
闲章	(128)
铜锅	(130)
和煤	(132)
打锡壶	(134)
拾烟头	(136)
拾煤渣	(138)
摔老盆	(140)
连环图	(143)
剃头挑	(145)
代笔人	(147)
刻钢板	(148)
附：油印时代	(149)
包装纸	(154)

旗门彩	(155)
说瞎话儿	(157)
草木屐	(159)
打裕褙	(161)
听电线	(163)
蘸水笔	(165)
剪灯花	(167)
勔裆裤	(169)
小铁路	(171)
种牛痘	(173)
不老盖儿	(175)
儿歌“手帕”	(177)
行行好吧	(179)
绿地记忆	(182)
鞋的喜剧	(185)
义务劳动	(188)
写信年代	(190)
麻刀与社火	(193)
消失的水缸	(195)
宋朝暖水瓶	(197)
肘上的商店	(199)
吊在梁上的自行车	(201)
露天影院	(204)
书包里的纤绳	(206)
排队的瓦砾	(208)

假 领

工资	(213)
信封	(215)
借爹	(217)
“双突”	(219)
墙报	(221)
假领	(223)
土壤	(225)
水红花	(227)
深挖洞	(229)
棺材铺	(231)
八角镇	(234)
学习班	(237)
划成分	(239)
分房记	(241)
癫痫岁月	(243)
自慰年代	(245)
疯狂的挂历	(247)
军帽与铃盖	(250)
城市公社食堂	(252)
鼓楼,心中永远的痛	(254)

传说中的白凤

开封的梅兰芳	(259)
张凤梧	(262)

托起宝殿的人	(264)
陈雨门	(267)
附：无梦楼祭	(270)
谈心	(271)
笔名	(272)
怀念	(273)
师陀	(275)
苏金伞	(277)
李苏鹰	(281)
传说中的白凤	(284)
孔宪易和陈雨门	(287)
城记(代后记)	(291)

人民会场的鸽子

老 街

老街，在心目中是灰色的长衫。

尽管它时不时会随着季风匆匆换上时装，乃至近来的露臀裤，但一回到字面上，立刻会被方块字一一码成城墙砖颜色的长衫，让人肃然怀旧。

开封，能“把汝裁为三截”的老街，恐怕只有南北中山路家门口的这条东西街了。长街注定是连续剧；然而，不说朝东的宋门，单单西段的鲁智深的相国寺、冯玉祥的人民会场，就衬托得中段有些微的平庸。除去路北中西合璧的交际处（亦作过统战部，现为开封宾馆），路南高门头嵌有红五星的石油公司和水磨石墙面的私立同济医院（现为鼓楼医院），数得过来的有小杂货铺、麻刀铺、面条铺、社火铺、颜色铺、丸子铺、刘家膏药铺（他家大锅里终日熬的黑膏药“噗儿噗儿”的冒汽声传得很远）……再就是仿佛事先商量好似的，小酒铺一律都开在路北。细想，老街上的长辈儿和闲人，晒暖都选路北；也是，本来呷酒的地儿，大吃二喝去“又一新”啦。日头晒着下小酒的身子，暖洋洋的，埋着头脸儿，纵然狮吼的妻室寻来，总不能把喝酒人的脸儿一一扒拉过来。

临街的屋子大都有阁楼，我小学时透过窗户纸能看到对面交际处的舞厅，也就从那里认识到什么是“上流社会”，进那里的不少人每月是多补贴几两食油票的。后来也是因为跳舞，一